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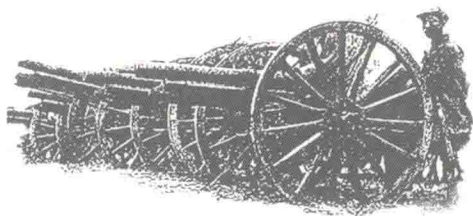
衣向东\著

YIXIANGDONG ZHU

用我们的血肉铸造射向
敌人的子弹



向日葵



著名作家、

鲁迅文学奖、

老舍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长篇小说

一座胶东人民抗日战争的不朽历史丰碑
一个在战火中诞生的神奇地下兵工厂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向日葵

衣向东\著

YIXIANGDONG Z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日葵 / 衣向东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387-4361-6

I. ①向… II. ①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2111号

出品人 刘丛星 胡维革
策 划 周 岚 陈 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 伟 陈秋旭
装帧设计 孙 利
排版制作 李玉龙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向日葵

衣向东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 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165千字 印张 / 15.5

版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 1—40,000册 定价 / 24.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这是1940年的初夏，胶东的天空，蓝得有些夸张，几朵白云蓬松松地飘浮着，很像刚刚弹出来的新棉花。这样爽朗的天气，很容易使人生出莫名其妙的快乐，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

白玉山的心情就被这种好天气感染了，他出海刚回到烟台港，顾不上回宿舍，直奔“怡红院”了，那里有他相好的女人小白菜。当然，小白菜不是她的真名，在“怡红院”之类场所工作的人，都不会用自己的真名。不过她告诉过白玉山，她的真名叫曾白。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推断这女人对白玉山动了真感情。身为红尘女人，是不会轻易把自己真名告诉别人的。她们的真名，就是打开她们身世的密码。

自然，白玉山也把自己的真名告诉了她，还开玩笑说，你叫白曾好不好？我姓白，你跟我姓算了。曾白认真地点了头。白曾也好，曾白也罢，这个名字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在南方，“怡红院”应该叫“怡红楼”，两层木质建筑，有镂空的雕花和飞翘的屋檐。但在北方就不同了，只是一个大四合院，里面盖了二十几间房子，所以不敢称作“楼”。通常“怡红院”白天是不接客的，只有到了黄昏，“怡红院”门楼挂起了红灯笼，小白菜才会跟姐妹们盛装出场。但是白玉山等不到晚上，这次出海一个多月，枯燥的日子有些长了。

“怡红院”的大门紧闭着，白玉山上前敲门。看门的老妈子认

识他，也知道他是来找小白菜的，所以他没费什么口舌就进去了。进门后，白玉山随手将一个小物件塞给了老妈子，说这东西是从菲律宾买回来的。老妈子满脸堆笑，带着白玉山去了小白菜的屋子。白玉山在“怡红院”的人缘极好，虽然没那些阔气老爷有钱，但很会来事，无论是老鸨还是那些姑娘，都挺喜欢他的。

也奇怪，他对所有的女人都很好，唯独对自己家里的媳妇凶巴巴的。

“姑娘，贼爷来了。”老妈子敲门。这里的人都叫白玉山“贼爷”。

小白菜正在睡觉，听了老妈子的喊叫，急忙应答，说：“来了来了，稍等一下。”然而等了好半天，还不见动静，白玉山就有些耐不住了，亲自上前敲门。“嫩白菜，你爷回来了，咋半天不开门？”

屋内又是几声慌张的应答，还是迟迟不开门。白玉山又生气地喊：“屋里养汉子了？”

终于开门了，小白菜楚楚动人地站在白玉山面前，从头到脚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老妈子就明白了，笑着说：“哟，姑娘，打扮得像新娘了。”

小白菜羞涩地一笑，不等说话，已经被白玉山揽住腰，像夹着一个枕头似的丢到了床上，只几分钟就把小白菜费了半天工夫精心收拾的头饰、旗袍之类，弄得乱糟糟了。而她也极其配合，似乎精心收拾的一切，就是供他肆意打乱的。

.....

之后，白玉山打开随身带来的一个包裹，拿出给小白菜的礼物，都是一些女人用的东西。小白菜一件件收藏起来，如获至宝。其实这些东西她得到过不少，并不多么珍贵，脸上的那些惊喜，都是做给白玉山看的，让他获得一些成就感。其实她最喜欢的，还是听他说话，听他讲出海的见闻。她很羡慕白玉山这种自由飞翔的生活姿态。白玉山在一艘远洋货轮上当大副，已经去过十几个国家了，每到一地方，都要把新鲜的事情讲给她听。这个时候，白玉山是要喝酒的，喝着酒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掺杂了他的想象和创作，就更加新鲜有趣了。

到傍晚时分，白玉山已经醉了，而夜色刚刚展开，他要跟她厮守到天亮才算酣畅淋漓。客人们陆续走进“怡红院”，安静了一天的小院，被欢笑和吆喝声塞得满满当当了。

突然间，外面一阵嘈杂，几个日本兵和一队伪军包围了院子，老鸨慌张地迎上去，问有什么事情。翻译问：“老骚婆，有个叫白玉山的人在这儿？”

老鸨摇头说：“爷，日本爷，各位爷，没有这人，来来，里面喝茶。”

老鸨没有说谎，她确实不知道白玉山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外号叫“乌贼”，平时叫他“贼爷”。其实跟卖笑的姑娘们一样，客人到这儿寻乐，很少用自己的真名。

翻译使劲推开老鸨，冲着一间间屋子喊：“谁叫白玉山，出来，皇军有赏！”

白玉山醉醺醺的，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慌忙应答：“这

儿，这儿，爷叫白玉山。”

他磕磕绊绊冲到翻译面前，差点儿把翻译身边的日本军官撞倒了。日本军官把他当成醉鬼，恼怒地扬起巴掌，给了他几个耳光。

翻译骂道：“滚一边去，不想活了？”

小白菜快速冲过来，拽着白玉山就走。白玉山挣扎着，说：“我……我就……”他的嘴被小白菜死死捂住了。

小白菜拖着白玉山进了自己屋子，说：“别喊，日本人找你，不像有好事。”但是白玉山喝醉了，根本听不进小白菜的话。小白菜情急之下，想起一个最隐秘的地方，可以让白玉山藏身。小白菜的这间房子是后来增盖的，建造房子的时候，院子里有一个废弃的下水道，被工人们盖在屋子里了，为了不影响美观，井盖上面放了一个大衣柜。多年来，很少有人知道屋子里有个废弃的井盖。去年夏天，小白菜住进这间屋子后，深夜总听到大衣柜里面有老鼠闹腾的声音，打开衣柜寻找，却不见洞穴，后来她费力挪开衣柜后，才发现大衣柜下面是一块石板，于是又挪开石板，就看到废弃的下水道，里面藏了一窝老鼠。小白菜是个有心计的人，第二天寻了些烈药，杀死一窝老鼠，却并没有声张。她想，危急时候，这个地方可以用来隐藏自己的。

石板挺重的，小白菜咬牙拽开，强行把白玉山塞了进去，又将衣柜挪回原处。白玉山在里面没闹腾几下就累了，很快睡了过去。

这时候，伪军挨个儿屋子搜查，把里面的男女都轰到了院子中，让一个十七八的男孩指认。这个男孩是白玉山同一条船上的小伙计，跟白玉山一起出海回来后，正躺在宿舍睡大觉，日军和

伪军去寻找白玉山，两个耳光就让他说了实话。他知道白玉山去了“怡红院”。

小伙计一个个辨认，最后摇头。不用说，他又挨了两个耳光。翻译说：“你他妈不是说，白玉山到这儿来了吗？”

小伙计委屈地说：“他是说来这儿……”

翻译又问：“知道他来找哪个娘儿们？”

小伙计摇头，发现自己又要挨打，忙解释说：“我真不知道他相好的是哪一个，他要不在这儿，八成是回老家了。”

“老家在哪儿？”

“栖霞城。”

最后，小伙计还是挨了两耳光，嘴角都被打出血来了。

日军和伪军离去后，老鸨突然想起白玉山了，她发现院子里一堆男人中，没有他的影子，于是问小白菜：“你那位贼爷呢？”小白菜忙解释说：“贼爷刚才因为喝醉了说胡话，被日本人打了几个嘴巴，轰出去了。”老鸨刚要说什么，小白菜把早就准备好的几块大洋塞到老鸨手里，说：“妈妈，这是他孝敬您的。”

老鸨看着几块大洋，说：“我说嘛，贼爷是懂规矩的，不会就这么蔫不唧地走掉。”

说罢，老鸨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叹了一口气。由于日军的折腾，“怡红院”的客人都跑光了，这么寂静的晚上，老鸨有些不适应。

小白菜倒是很高兴，她可以安心地陪着白玉山度过一个没有嘈杂的夜晚了。回到屋子后，她闩上了房门，把死狗一样的白玉山拖上来，给他清洗了一身的脏物，然后静静地坐在他身边，想自己的

心事。

小白菜是本地人，父亲做小买卖，原来家境还算不错。三年前，父亲被朋友坑骗了，欠下一大笔钱，带着悔恨上吊自尽了。母亲经受不住打击，病倒了。尽管母女俩把房子抵押出去，依旧不能还清欠债，债主三天两头上门闹事。无奈，经人介绍，小白菜把自己卖给了“怡红院”，总算还清了欠债。然而她进“怡红院”不到两个月，母亲就病死了。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回到“怡红院”的第一个晚上，她恰好遇到了白玉山。那天晚上她不想接客，有一个念头紧紧缠绕在她脑海里，就是在这个晚上，她要给自己短暂的人生画上句号。这样决定后，她就开始准备了。到了晚上十点多钟，老鸨来敲门了，说来了一个新客，一定要找姑娘，可今晚客人特别多，姑娘们忙不过来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又不想得罪了新客，你看，能不能出来应付一下？”老鸨试探地问。小白菜点点头。她刚来“怡红院”的时候，很不适应接客，老鸨一点儿没难为她。再说了，她这一死，老鸨给自己的卖身钱就打水漂了，她觉得真对不起老鸨。于是心想，这一次就算自己对“妈妈”的报答吧。

于是白玉山就走进了小白菜的生活中。最初小白菜没怎么在意白玉山，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瘦弱的男人，看上去不像做粗活的。她告诉白玉山，今天身子不舒服，只能陪他坐一会儿。她原以为白玉山会很不高兴，没想到他却点点头，说：“我也就是想找个人说会儿话。”

但是小白菜也没心情聊天，她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脸上满是忧伤。白玉山进来的时候，老鸨已经跟他打了招呼，说小白菜母亲

刚去世，心情不是很好，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请贼爷多体谅。“这姑娘命苦，正需要有好爷们儿体贴，爷您要是个耐性子的人，就进去，要是嫌烦，那就没法子了，我家里只剩下这个姑娘了。”白玉山出海回来后，也就是想找个地方打发无聊的夜晚。听了老鸨的介绍，他对这女子反倒有了同情心。说到底，白玉山是个善良人。

白玉山进屋见到小白菜后，略有些吃惊，这姑娘不仅长得大方，而且面容纯净，不像那些姑娘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因为有孝在身，她穿着素洁，脸上挂着悲伤，这些又恰好衬托出她的柔软和妩媚，让人生出怜香惜玉的情感。她眼下的这种神态，一生中也不见得能有几次，而能够看到她这种神态的人，就更少了。这机会让白玉山赶上了。

于是，白玉山很体贴地给她倒了杯水，并不问她的身世，也不去触碰她，只是远远地坐着，给她讲一些故事，都是他出海的见闻。这些故事，她听着新鲜，于是她渐渐从一种伤悲的情绪中走出来，慢慢变成一个好奇的听众，甚至有几次打断白玉山的讲述，提出她的疑问。不知不觉两个时辰过去，白玉山起身告辞了，在桌子上额外放了一些钱。她摇头拒绝，说自己没侍奉好贼爷，无功不受禄。白玉山说：“留下吧，我知道你正需要钱。”

这时候，她认真地打量了白玉山，很内疚地说：“这位爷，你下次来找我吧，我好好侍奉你。”

白玉山笑了，说：“好的，你说话算数，我下次来找你，你要给我个笑脸。”

她当时只是因为感激白玉山，随口说出“这位爷，你下次来找

我吧，我好好侍奉你”，但白玉山走后，她犯了难，本来今夜要给人生画上句号的，不承想又许了诺言。她就想，不管这位爷是否当真了，反正自己是要守信的，等到侍奉了这位贼爷，再跟这世界告别也不迟。

所有跟这世界告别的准备都做好了，她只等这位贼爷的到来。可是等了几天不见人影，又等了几天还是没结果，她就觉得或许那个人只是一句玩笑，自己没有必要等下去了。她对这个世界实在没有留恋了，多等一天都是煎熬。就在她下了决心的当天晚上，白玉山却来了，他又出海一个月，刚刚靠岸。她只能陪他了，当作谢幕前的表演。她动了真情，尽可能地让他得到满足。她就像一朵完全开放的桃花，无比灿烂。他得到了从来没有的快乐，觉得自己不可能离开她了。

“你跟我走吧，我把你接出去。”他说。

她摇头，说：“不用了。我欠别人的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恐怕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欠多少钱？我下次带钱来。”

“没有下次了，你不要来找我，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那不行，我一定要来找你。”

“你来也见不到我了。”

他不解地看着她，瞪大眼睛说：“你啥意思？你这么说话，会让别人担心的。”

她笑了，说：“这世上，没人会为我担心了。”

他认真地抓住她的双肩，看着她的眼睛说：“有，我，我为你

担心。”

“你？咱俩萍水相逢，你凭什么为我担心。”

“我心疼你。”

“你凭什么心疼我？”

“因为我看上你了。”

“你凭什么看上我？”

“你对我用了真心，让我觉得很快活！”

“我让你快活了是真的，可你看上我了，我不信，你们男人的话，不能当真。实话告诉你，本来上次我就该去见阎王爷，可因为欠了你的人情，才等到今天，我现在还你了，就无牵无挂了。”

他愣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什么，心里说，那好吧，我就让你继续牵挂着。

白玉山从小白菜屋子出来后，就去找到老鸨，送给老鸨一块玉石，算是见面礼了。然后，他掏出一把钥匙交给老鸨，说这把钥匙对他很重要，自己一直想找个可靠的人保管着，现在觉得小白菜是个诚实人，请老鸨把钥匙转交给小白菜。“这是我给她的酬劳，你也转交给她。”白玉山把十块大洋，塞到老鸨手里。

老鸨自然很高兴，虽然这些钱是给小白菜的，但小白菜转手就要交给她。小白菜是十年八年也还不清卖身钱的。

“告诉她，这把钥匙跟我的命一样重要，我要是两个月不来，就一定是死了，会有人来找她取走这把钥匙。”白玉山说。

老鸨答应了，但有一点不明白，问：“你刚认识这姑娘，怎么就知道她可信？”

白玉山说：“很简单，他父亲就是被不讲信誉的人欺骗了，她肯定最恨那些不讲信誉的人。”

老鸨点点头说：“你这人脑袋瓜子真聪明，一定是个干大事的人。”

不用说，小白菜从老鸨手里接过银元和钥匙，就明白这些钱是贼爷故意留给她的。只是这把钥匙，她猜不透有什么重要的，但既然贼爷说跟他的生命一样重要，就一定不是普通的钥匙。她小心地藏好了。

两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但这两个月，她度日如年，始终在一种期待和忐忑不安中煎熬着。到后来，她把自己的事情忘了，所有的心思都转移到他的身上。她满心希望两个月后，他能出现在她面前。然而两个月过去了，他杳无音信，她明白这个人再也不会回来了。她的心碎了，在屋子里默默给他烧了几张纸钱，多日忐忑不安的期待换来的是一场伤心的哭泣。

等待还要继续，现在她要等待的是个来取钥匙的人。

又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怡红院”来了一位长胡子的老人，戴着一顶黑色毡帽，找小白菜取一把钥匙。小白菜把钥匙交给老头儿，忍不住哭了，问老头儿是贼爷的什么人，老头儿说：“我是他的鬼魂。”

她有些惊恐地看着老头儿，似乎想喊叫。就在这时候，他拽掉胡子，摘掉毡帽，露出了本来面目。她“啊”了一声，说你还活着？说完就情不自禁地扑到他怀里，呜呜哭了。

“你……你让我担心死了！”她哭着说。

“我就是要让你替我担心，这样你才会活下来。其实这段日子，我回来过几次，可我一直忍着不来看你。”

“你怎么知道，我会等你？”

他把对老鸨的话，又说了一遍：“很简单，你父亲就是被不讲信誉的人欺骗了，你肯定最恨那些不讲信誉的人。”

“可我没答应你什么，是你自己留下了钥匙。”

“是的，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不会狠心不管我的。”

“你更是一个善良的人。”说完这句话，她知道自己不可能离开这世界了，因为她离不开他。

小白菜回想着过去的一件件事情，不知不觉又泪流满面了。她转脸看身边死睡的白玉山，轻轻叹了口气。冥冥之中，这个人让她命不该绝。这时候，白玉山叫了一声，他渴了。她急忙给她倒了一杯水，服侍他喝下去。

白玉山睁开眼睛，之前的事情，他全忘记了。小白菜把日本人和伪军来找他的经过，跟他详细说了，他惊讶地张大嘴：“日本人找我干啥？他祖宗的，不会有什么好事。”小白菜说：“哥哥，我也琢磨，不是好事，你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她后来一直叫他哥哥，而且叫得很亲切。趁着夜色，她把白玉山送出“怡红院”，千叮万嘱了一番，让他躲过了这个风头，一定回来找她。

她说：“哥哥，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二

日军在烟台没有找到白玉山，驻守烟台的日军总指挥大岛大佐给驻守栖霞县城的日军少佐中队长康川打了电话，命令康川在栖霞城寻找白玉山。原来日军在大连有一个机械制造厂，到处招募人才，得知白玉山的才能，就想把他搞到手，让他为皇军效力。

康川少佐立即把伪军队长张贵找来，很容易就打听到了白玉山的家庭住址。白玉山在栖霞城很出名，不仅因为他精通机械，更主要是吃喝嫖给他带来的坏名声。张贵并不认识白玉山，但跟他的父亲白恒业打过交道，于是就带领康川少佐登门拜访了白恒业，说皇军对他的儿子白玉山非常器重。

“白老板，你走狗屎运了。”张贵笑着说。

张贵原为胶东的土匪头子，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家伙，始终踩着“跷跷板”投机生存，善于利用八路军和日军之间的矛盾关系，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他生性凶残，杀人放火不择手段，他也好色，凡有姿色的女子，皆掠为己有。日军占领栖霞后，他就投靠了日军，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取武器弹药和军饷。身为商人的白恒业，自然得罪不起张贵，经常要给张贵一些银两和布匹，以求日子平安无事。

白恒业的妻子只生了一个儿子就病死了。白恒业对儿子非常溺爱，许多事情都顺着他。白玉山不想守着布店，初中毕业后要到外面学手艺，白恒业就满足儿子的要求，送他去烟台学习修理汽车。

这在当时，算是顶尖的手艺了。那时的手艺人都有一个规矩，就是前三年不会传授给徒弟真经，一般都是让学徒工跟在身后打杂。白玉山的脑子里，天生就有一堆机械细胞，许多窍门看一眼就明白了，平时跟随在师傅身边打杂，偷学了不少手艺。

有一天，一个客户上门修车，恰巧师傅不在，白玉山就上手了，说自己试试看。最初客户有些不放心，说你别乱动，等你师傅回来再说。可没想到，白玉山打开车盖，两袋烟的工夫就修好了。这时候，师傅从外面回来了，仔细看了白玉山修车的部位，心里“咯噔”了一下。臭小子，竟能把这毛病修理好了，什么时候偷学艺了？师傅觉得这徒弟不能留了，再留下来，恐怕自己的饭碗就被他抢去了。

师傅冷冷地对白玉山说了一句话：“大路通天，各走一边。”

白玉山修车的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他离开汽车修理行，去了一家机械制造厂，学徒一年多，又被师傅赶走了，原因还是他太聪明，很多复杂的机械一学就会，吓得师傅不敢留他在身边了。再后来，白玉山去了烟台船舶公司，两年后就在一艘船上混成了大副，专门负责机械维修。据说，他只要听听机器的声音，就知道故障出在什么地方。

白玉山当上大副那年，才二十岁，小小年纪就有了非常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他长得俊俏，很讨女孩子喜欢。他从小就不是一个知道节俭的人，现在自己有了钱，更是大手大脚地挥霍，很快学会了吃、喝、嫖。他还是有分寸的，不管什么人诱惑他，抽和赌从来不沾边。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抽不赌，他甩一下“七分开”的时髦头

型，说：“那是自己找死呀！”

父亲白恒业为了拴住儿子的心，在白玉山二十一岁那年，给他娶了一个媳妇。这女子是当地一个小财主家的小姐，名叫吴若英，长得俊俏，过门后本应跟从了白家，称呼她白太太，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称呼她吴太太，而且一直这么叫下去，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吴太太过门第二年，就给白恒业生了一个孙子，现在孩子已经五岁了，取名白银。

白玉山却不喜欢这个漂亮媳妇，他喜欢的是王土墩的女儿王木秀。王木秀上初中的时候，跟白玉山一个学校，又是邻居，两个人接触多了，白玉山就喜欢上了王木秀。白玉山觉得，如果不是父亲坚决反对，如果不是这个媳妇来到他家，或许他等两年就能跟王木秀成亲了。于是，白玉山把怨气都撒在父亲和媳妇身上，平时对父亲和媳妇都是一脸冰霜。其实白玉山想错了，就算父亲白恒业答应了，王木秀的父亲王土墩也不会答应。

漂亮媳妇没有拴住白玉山的心，他依旧跟过去一样悠闲地活着，尤其是认识了“怡红院”的小白菜后，经常一两个月不回家。媳妇心里有怨言，可不敢多说，说多了就会招致他的打骂。

尽管白玉山不是好东西，不过让儿子为日本人做事，去当汉奸，万万不可。汉奸不能当，日本人和伪军又得罪不起，圆滑的白恒业只能玩“太极”，说自己这个儿子不务正业，怕他去给皇军惹是生非。

“他从烟台回来，我好好劝他，要是真能去为皇军效力，我脸上也有光了。”他满脸微笑地对康川和张贵说。